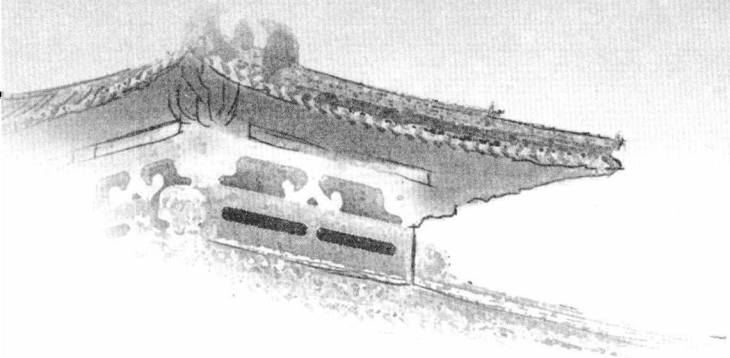


极乐堂究竟在哪里？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每一个人都是极乐堂的弟子，当你懂得了索要，当你有了欲望，当你欲望开始了不懈的追求，你便皈依了极乐堂。极乐堂，一个人欲横流的地方，今生，你必来！

潘殊雅 著

镜世繁华



鏡世華

潘姝雅 著

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镜世莲华 / 潘姝雅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8.6

ISBN 978 -7-221-08119-3

I. 镜… II. 潘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2298 号

责任编辑: 杨建国

装帧设计: 亿点印象

镜世莲华

潘姝雅 著

出版发行: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邮 编: 55000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/16 710×1000mm

印 张: 28.5

字 数: 3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21-08119-3/I·1682

定 价: 32.00 元

第一章

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。

从清早到黄昏，这个白衣女子就这么一直立在悬崖边上，凝然不动，仿佛是一尊白玉雕像。崖顶的风不可谓不烈，而她，却连衣角也未有丝毫掀动。

这一天正是清明节。来山上踏青游玩的人们都已陆陆续续地下了山，设在半山亭里的小茶摊还有几位散客，而胖胖的小老头儿已经在手脚麻利地洗涮茶具、擦抹桌凳，只等这剩下的几个散座一走，就收摊回家了。

忍不住地，他又看了那呆立崖顶的白衣女客一眼。

还是那个姿势，纹风不动。

老头儿收回目光，摇了摇头。他实在想不透，这位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风，更烈。

站在这个崖顶，柳鸿飞可以清楚地看到平南王府那一片恢弘豪丽的建筑群。那是京城西南角一座最大的府邸，王府花园内名为“天镜”的那片大湖直与城外春明湖相连，每年各地向宫里进献贡品的船都要从此经过，然后再向北折入运河码头。

夕阳渐落，天边尚余一抹彤晖。柳鸿飞白衣的身影在背后红霞的映衬下，恍如临凡仙子，飘逸出尘。那略显苍白满蕴愁容的秀丽容颜，也仿佛隐在云雾中，看去黯淡而不可捉摸。

她轻轻叹了口气。

二十年了！二十年来，不知有多少次，她立在脚下的这块岩石上，远眺着平南王府。那里，曾是她的家。以她那非凡的目力，她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府中穿梭来往的那些小过蚂蚁的人影，不知有多少次，她徒劳地想要从中辨认出那个令她梦萦魂牵的影子。然而，她收获的，却只有更多的辛酸和眼泪。

“麟儿，麟儿，”她喃喃自语，“这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你可知，娘在这儿看着你……”

两行眼泪，从长长的睫毛下滚落。

又一阵风来，掠过茂密的灌木丛，沙沙作响。

柳鸿飞忽然蛾眉轻蹙，脸上露出一抹倦怠，抬起衣袖轻轻拭去腮边泪痕……

几星黯淡的乌光恰到好处地自木叶阴影之中飞射而出直袭她背后，眼看触及衣衫——

灌木丛中发出几声压抑着的狂喜的叹息。

若不经意地，柳鸿飞长袖向后轻轻一卷，好似拂去衣上尘土，那几点乌光霎时隐没不见了！

刚蹿出树丛的几个黑衣人陡然定住，薄暮中，好似戏台上滑稽的剪影。

柳鸿飞慢慢转过身，目光在这些偷袭者身上闪过，最后盯住了面前一个瘦高鼠面人，嘴角牵起一丝揶揄的微笑：“天还没黑呢，就这身打扮，太早些了吧？你娘难道没教过你怎么穿衣服？”

瘦高个子尖嘴抽搐了一下，恨恨地磨着牙齿：“王妃娘娘果然好身手！不过，要打发咱们北坛七星，可也没那么容易！”

“北坛七‘腥’啊？”柳鸿飞作恍然状，“难怪如此臭不可闻！这几年你们好大的名声，我还以为都是些什么好玩艺儿呢，原来就这么几块料！果然江湖传言信不得。看足下这副尊容，你就是鼠老大？”

这被称为鼠老大的，就是最近两年冀北黑道上冒出来的最为臭名昭著的组织——“北坛七星”的大当家陆琨。

称他们为一个组织似乎有点儿牵强，他们只有七个人，以陆琨为首，干些杀人越货的黑道买卖。因为这几个人武功不弱，又都心狠手辣，所以出道没几年便成了冀北一霸。他们平日各做各的生意互无来往，遇到棘手的大买卖才会三两合作，但也完事即散，行动神出鬼没，当地官府多次剿之无功，因而声名大噪。

这七个人从来各自为政，无事难得凑到一起，像今天这样七“星”会聚

联手合作的情况却还是有史以来头一回。

陆琨瞧着被围困在崖边的柳鸿飞得意地笑了，那声音像煞牙缝里倒吸冷气：“强龙压不住地头蛇，还是趁早把藏宝图交出来吧！别等待会儿动起手来，吃了亏，可就不好看了！”

柳鸿飞微微一哂：“凭你们这几块料也想抢藏宝图？只怕我把图给了你们，你们扛不动啊！”

陆琨冷笑：“这就不劳娘娘操心了！只要你乖乖把图交出来，咱们就放你走路，不交的话，哼哼！”

柳鸿飞笑了，手掌一翻，一个纸卷托在陆琨面前：“既这样，来拿吧！”

七个人顿时两眼放光，一齐扑了上去。堪堪即将得手，却不知怎的，眼前突然亮起一团白花，七样兵刃便唏哩哗啦地搅在了一起。陆琨的双钩全钩在了老三魏化平的九环刀的刀环里，瘸腿老四的镔铁拐被七疯子的链子镖缠了个正着。二头陀哈里金的大禅杖砸断了老五马瞎子的金蛇软鞭，拦路鬼庞六的狼牙棒又在哈里金的袍袖上戳了几个窟窿。

七个人骂骂咧咧手忙脚乱一通拉扯才算各自分开，柳鸿飞却已不见了踪影，回头一瞧，只见这位王妃娘娘不知何时已坐在半山亭的小茶摊上，优哉游哉地啜起了香茗。陆琨等人一下子傻了眼。

傻眼的不只是北坛七星，摆茶摊的小胖老头儿也在瞪着柳鸿飞呆呆发愣：自己方才明明已经收好了桌椅茶具，才一转脸的工夫，那位山顶的女客已经成了这小茶摊的主顾，那壶茶是谁给她沏的？正纳闷，半山腰响起一声炸雷般宣呼：“无量天尊！”

老头儿一激灵，吓得险些坐在地上。柳鸿飞面色陡变。

一个身着黑色道袍，高大魁梧如铁塔般的赤面老道姑出现在亭前，在她身后，围随着十几个年纪不等的女弟子。

不需回头，柳鸿飞便知是自己的老对头——赤松山的火云师太到了，心中不觉暗暗发愁：“单是这头火牛倒还没什么，只怕那七只土鳖在这个当口趁乱打劫，可就实在有点儿麻烦了。”

火云师太一声冷笑：“俏阎罗果然好身手，这一招‘天魔化影’真是无懈可击。”

柳鸿飞嫣然回顾：“师太见笑了，多年不见，师太的‘乾元罡气’也练得越发雄浑威猛了。”

火云师太冷冷“哼”了一声：“知道厉害就好，妖女！”目光中含着深深的憎恶。对于极乐堂的这个女弟子，她恨不能噬其肉，喝其血。这番刻骨的仇恨绝不仅仅由极乐堂掌门百阴子身上而起，事实上，她恨这个柳鸿飞较

乃师百阴子犹有过之。

柳鸿飞已知今日断不能善罢，不慌不忙啜了一口茶，站起身。她十六岁入江湖，又因师门藏宝图故，近二十年来被武林中人追杀，抛夫别子亡命天涯，身经大小何止数百战，什么样的人她没有会过？要讲打架她可不怕！

火云师太是暴躁性子，彼此既熟，也无须废话，手中铁拂尘一抖，泰岳倾倒般直扑上来。

茅亭的四柱吱吱作响，茅顶似已翩翩欲飞。小胖老头儿早已趴在了桌子底下，心胆欲裂的抖颤中，却没发觉头顶的桌子已被强风掀到了亭外，把他无遮无拦地晾在亭中地上。

一黑一白两个人影犹如一团狂舞的飓风纠结在一起，刹那间已拆了数十招。两个人是多年的死对头，彼此的身法招式早已烂熟于胸，她们较量的，是速度、力量，还有临战发挥的急智和把握制胜机会的灵思。

崖顶上的北坛七星已向着这边蠢蠢欲动。他们在等待机会，等待双方两败俱伤，他们可以从渔利的机会。

可怜这座半山亭，历经数十载风风雨雨兀自屹立不倒，今日横遭人祸，却是摇摇欲坠了。

火云师太的十几位女弟子早已远远地退避一旁，不惊不诧地观看亭前剧斗，仿佛在戏剧院包厢里观看一出早已烂熟于胸的好戏。只有为首的那两个大弟子丹霞与绯雪，还时不时地拿眼梢照顾着渐渐逼近的北坛七星。

在丹霞与绯雪的背后，立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道姑。想是才入门不久，或许是天生的好奇心重，那一对极见灵活的大眼睛看看这边，瞧瞧那边，小嘴微张着，似乎已对现场微妙的阵势感到目不暇接。忽然，当她的眼光仓促地从山道上掠过的时候，却一下子定住了，呆呆地望着，口中不觉轻轻“啊”了一声。

丹霞与绯雪也望见了山道上的来人。以她们二十年行走江湖的阅历，竟然也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姑娘似的惊呆了。

北坛七星的眼睛也不含糊。陆老大本已瞅准机会准备撒手的“追魂弹子”停在了半空，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，向着山道上的来人呆呆地瞧着。

另外六个“星”也各以不同的姿态定在那里。

柳鸿飞与火云师太也明显感到气氛不对，猝然罢手，两双眼同时望过去，也就同时愣在原地。

这一刹那，时间仿佛停滞了，世界仿佛静止了。

趴在阶下的小胖老头儿突然发觉身围的劲风渐渐和缓、静止了，耳畔声息全无。心内诧异，小心地抬起头来。

他看见了一双脚，一双穿了白色皮靴的脚。靴的样式看不真切，因为脚尖以上被一袭白色长衫的前襟遮没了。

耳畔一声低低的问讯：“老丈，卖茶吗？”

语调平平淡淡，却那么柔和悦耳。声音送到每一个人的耳里、心里，宁静而舒适，每个人都情不自禁把这声音在心里细细地回味。

眼前是个一身素白的年轻人。修长的身材，着一袭略显宽大的细白绸长衫，长袖与下摆把手脚都严严地遮住，同色质料的披风从他肩上随意地拖曳下来，几乎长可及地。头上一顶斗笠，不知用什么编就的，也是雪白，一圈长长的白色面纱顺笠沿垂下，微风吹过，飘曳出一片朦胧的神秘。

在他身后是一匹白马，不见丝毫杂色，洁净无瑕一如它的主人。最奇的是马身上没有鞍辔，更无任何人为的装饰，长鬃披泻，高大、雄骏，带着一种原始的野性的骄傲，睥睨着在场所有的生灵，仿佛只有它才是天地万物的主人。那是一种真正的王者风范！

这样一匹马，这样一个人。

没有马缰牵在年轻人的手里，但那野马时时回顾的眼光，却带着深深的依恋。

能有这样一匹马的人应该绝不是弱者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，随着那年轻人缓慢却如一缕清风般向前飘荡的身形，满地的飞沙走石似被人施了魔法，在他的脚下悄悄退避；随着那面纱后的两点星光投向茅亭的一刹那，嘎吱欲颓的亭子立刻安然如昔。

这似真似幻的白色身影，犹如荒漠中的海市蜃楼，带着谜一样的魔力，诱惑着人生羁旅中每一双干涸的眼睛。这纤柔而沉静的年轻躯体，就像一个具有无限引力的宇宙黑洞，刹那间便摄去了一切生命的灵魂。

趴在地上的小胖老头儿呆呆地望着眼前人，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茫然木立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年轻人却已款款步向亭中，看看眼前的桌凳，着实犹豫了一下，才极小心地坐了下来。

“一壶茶。”

又是轻轻的、平平淡淡的几个字。

极美的声音！

小胖老头儿忙不迭跑进亭中，手忙脚乱地伺候茶水，把茶壶茶碗着实实地用开水烫了好几遍。这么做，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。

两根白皙纤长的手指从袍袖中探出来。

绝美的手！玲珑剔透，那是造物精心的杰作，是真正的艺术品！

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的人们复归静止。

像是参观天外来客，或是什么珍稀动物，所有人都傻呆呆地看着他。

而他，宛如置身荒野，四大皆空。

面纱被轻轻撩开了。

那是怎样一张脸啊！

如果你曾在想象中描绘过一个最美的天仙的容貌，那么当你看到这张脸时，你会发现那想象中的美天仙竟然丑陋得不值一提！

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美！一种这世上不该有的美！

尤其，当这般美貌生在一个男人脸上的时候！

这是茫茫大千中的一个异数！

这是老天爷对大自然、对人类的嘲弄！

而这，也正是他——南宫傲，一生痛苦的根源！

所有的人都呆住了。

无边的静。此刻也能听到落地飞针的声音。

觉察到这一刻的沉寂，他抬起一双深静如海的眸子，在周遭人群的脸上轻轻闪过。

所有的人都不禁浑身一震。

收回目光，一抹酸涩的笑意淡淡掠过他的唇边，那张难得有所表情的脸上，蓦然浮起再难掩饰的深沉的凄苦与悲凉。

“南宫傲！”一声低低的呼唤，出自那大眼睛小道姑之口。她已激动得几乎难以自持了。

所有的人都听见了。尽管声音很低，却宛如晴天霹雳。

“千手观音！原来是他！”所有人都在心里发出这一声喊。

北坛七星脸上的呆滞消失了，眼里突然大发异彩，肆无忌惮地狂笑起来。

这笑声把柳鸿飞从无比的震惊中拉回现实，仰望苍天，不由得发出一道深深的叹息：“怪不得……真是……造化弄人！”

她看了看依然狂笑不止的北坛七星，眼中掠过一道寒光，身体猝然飘起……

北坛七星又看见了那一团熟悉的白花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每个人的脸上已结结实实地着了一耳光。

变起仓促，现场人人都是吃了一惊。南宫傲也讶异地掉转目光，朝柳鸿飞上下打量。

柳鸿飞向北坛七星厉声呵斥：“想要命的话，给我放规矩着！”

陆琨抚腮恨恨：“哼，你们极乐堂做的好买卖！那小妖精别人抱也抱得，亲也亲得，咱爷们儿怎就笑不得！”要不是自忖不是对手，他手里的家伙早就招呼上去了。七疯子却没陆琨这么好的涵养，一把蝎尾毒钉登时出手，可惜他今天运气不佳，暗器突然半途转向，瘸腿老四和老五马瞎子躲闪不及，双双倒地惨嚎，口中痛骂不止。七疯子岂甘挨骂，立刻掉头一通污言秽语朝瘸四、瞎五骂还回去。七“星”乍乍哄哄，一时乱了营。

火云师太一旁冷笑：“原来是约了帮手！正好，两个妖精自投罗网，省了贫道费事去寻！久闻极乐堂的媚花童子色艺双绝，今日倒要好好领教！”

这所谓“领教”，自然指的是武功。只是火云师太为人粗鲁不善辞令，偏在领教之上加了“色艺双绝”一词，听在南宫傲耳朵里，也就别有一番意味，顿时满面通红。正所谓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南宫傲蓦然被人刺痛伤处，不禁暗中把这蠢道姑恨了个无以复加。

北坛七星听出话中歪意，一齐哄然大笑，挤眉弄眼，丑态百出。火云师太偏没醒味，只是一本正经站在亭外“候教”。她身后那个大眼睛小道姑早已双颊绯红，看看她师父，再偷眼看看南宫傲，垂着头好似无地自容。

在北坛七星的哄笑声中，南宫傲缓缓步出亭外。也许是因为愤恨，他那一身清洁无尘的白衣在簌簌抖动，原本苍白的脸益发惨无血色，表情却仍是一片冷漠。

柳鸿飞料定今日是捅了马蜂窝。她早听说这位师侄孤傲怪僻、冷酷无情，为了摆脱媚花童子的身份，两年前竟弑师叛门反出极乐堂，在江湖上闹了个沸沸扬扬。这两年中，塞北松风堂、紫薇堂，以及南斗六阙等等一些武林名门相继被这位号称“千手观音”的南宫师侄搅了个天翻地覆，所为也就是这些正派门人指其“媚花童子”的身份出言侮辱。今日火云师太无意中道出“色艺双绝”四字，这一场好戏真是有的瞧了。

一黑一白两个人静静地对峙……

柳鸿飞转身进了亭子，拿起桌上的泥壶自斟了一杯茶，在南宫傲方才坐过的凳子上坐了下来——她倒要瞧瞧这个名动天下的“千手观音”究竟有多大本事。

北坛七星忽然笑不出来了，虽然距离场中二人还有两三丈远，但从南宫傲身上弥散出的森森寒意却侵肌透骨！

火云师太屹立如山。

南宫傲却似依依月下的一缕孤魂。

终于，火云师太猝起发难，铁拂尘裹挟着飓风排山倒海般向南宫傲卷

了过去！掌未到，南宫傲竟似一只断线风筝随风飘扬起来，在火云师太头顶轻盈盘旋，曼妙若仙。

火云师太一击不中，方自一惊，忽觉背后一缕锐风扫过，脊上立刻痛入骨髓。忙转身却不见人影，背脊又是一阵奇痛，不由得怒火上冲，虎吼连连。

旁观众人只见火云师太在地上陀螺一般旋转，脚底飞沙走石。南宫傲意态悠闲地在其身围飘来荡去，纤指若兰，在空中比比划划，状如写字，霎时间就有片片黑蝴蝶翩跹起舞。定睛细看，原来是火云师太背上黑衣被南宫傲的指风撕破，那起舞的是片片黑布。双方停手的一刹那，那老道姑背上赫然现出四个殷红的大字——“色艺双绝”。字迹深入肌肤，婉丽多姿，尽态极妍。

北坛七星纵声大笑，柳鸿飞也不禁莞尔，心内却无比骇异：这孩子分明练成了师门的不传之秘“朱砂指”，观其功力，似较师父当年犹有过之。只是他又如何能在极阴气机之下运施这种纯阳指力呢？此子武功之诡异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火云师太此刻犹不自知，仍叫嚣着要对方出手。南宫傲却背转身去，洋洋不睬。看在旁人眼里，那情态，却似一个跟大人怄气的小姑娘，冷漠中带着无限爱娇。

火云师太的大弟子丹霞凑到师父耳边低低说了句什么。火云师太的一张红脸骤然变成了猪肝色，瞪着南宫傲，几乎把钢牙咬断：“妖精！你……你给我记着！”

柳鸿飞忍俊不禁：“老牛婆，你别不知好歹，人家可是饶了你一命。”

火云师太也不理她，掉头就走。众弟子慌忙追上，唯独那大眼睛小道姑仍伫立原地，对南宫傲痴痴凝望。丹霞回头一声断喝：“红珠！”小道姑恍然惊醒，依依不舍地望了南宫傲最后一眼，含泪垂首，匆匆随众下山去了。

自此一战，那位年近花甲、虎背熊腰如半截铁塔般的火云师太，便在江湖上留下了一个“色艺双绝”的绰号。

北坛七星情知再待下去凶多吉少，正要伺机开溜，哪知才一迈步，便一个个木偶般栽倒，七人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暗叫：“我命休矣！”闭眼等死，半日却全无动静。睁眼再看，除了他们这几个，周围早已空无一人。

夜幕初临，空山寂寂。

柳鸿飞打量着漠立一旁的南宫傲，不禁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世人都说千手观音冷酷无情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看来真是大错特错了！观你方才出手，每每留有余地，可见你实在是个心地仁善的孩子，可惜……”

南宫傲蓦然回眸，冷冷地看着柳鸿飞。

知道对方会错了意，却也理解他的过分敏感。柳鸿飞望着南宫傲慈和地一笑：“你不要误会，我别无他意。”望着平南王府的方向，那份难抑的酸楚再次浮上心头，“我有一个儿子，也似你这么大了，我们分别了二十多年，也不知今生还有没有团聚的机会，哪怕就像现在这样，能跟他对面站一会儿，说上几句话也好……”两行眼泪，又忍不住滚落下来。

打量着那两行清泪，南宫傲眼中的敌意消失了，喃喃道：“他也算是有福之人了，至少，还有个亲娘在惦记他……”似安慰又似羡慕，言未竟，意下却已生出无限凄凉。

一个母亲的心，蓦然体会出对方言语中那难遣的孤寂与悲苦。柳鸿飞细细打量面前的年轻人：俊秀的容貌，白皙柔腻的皮肤，修长婉约如风中柳丝的体态，传说中那些绝代丽人想来也不过如此吧？那双极美的大眼睛，也不知含蓄着些什么，清澈却又深不见底，长而浓密的睫毛，时时扑闪出一片朦胧与迷惘。柳鸿飞越看越惊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你知道你……”看看南宫傲的表情，她把后面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可怜的孩子……”柳鸿飞再次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，她终于明白了，“怪不得阎师兄会这样，怪不得你要……”

南宫傲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柳鸿飞咽住下面的话，改口柔声问：“你今年有多大了？”目光中难掩深深的怜惜与慈爱。

南宫傲心里一热，几乎落泪，仓皇回嘴：“这与你何干！”沉默片刻，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才冷冷回答：“二十四。”

感受到对方强烈的抗拒，柳鸿飞却不以为意。她在江湖上号称“俏阎罗”，足见其人冷厉难惹，但对这个男孩子，她却难以抑制内心的那份特殊的关怀。

“极乐堂……”

她想起了师父，想起了那遥远的青春岁月……

才入门时，他也就十一二岁吧？她知道，极乐堂培养花童都是从这个年龄开始的。小小的年纪，远离父母亲人，那该是怎样凄惨而苦难的一段漫长岁月啊！更何况，他跟着阎棘观……这难道是天意吗？

“我的麟儿和你同岁，今年也有二十四了。”柳鸿飞的声音益见温和，“他是三月里的生日，你呢？”

“腊月。”态度愈加冷淡。

柳鸿飞点头叹息：“你比他还小得多呢！”打量着这个单薄瘦弱的男孩子，她几乎有种想抱一抱他的冲动，但她知道，她不能，这种纯属母爱的表露只会让对方产生莫大的误会。她早就觉察到，这个看去不胜娇弱的男孩

子,对旁人的亲近有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和抗拒。想来,这是他那特殊的经历造成的。

柳鸿飞不敢过于流露自己的关切,但还是忍不住道:“这山上风大,你也该多穿件衣服才是。”语气中不自觉带出几分责备,似一个母亲在数落自己不听话的儿子。她早已忘记了南宫傲那一身武功,又何惧这点儿风寒?

南宫傲没说话。其实,在他心里,早已经不能保持原有的冷漠。天知道,他本是个感情相当脆弱的人。只是多年来,惨痛的经历,身心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严酷摧残,使他不得不在心里筑起一道坚固的堤防,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然而今天,面对着这个素未谋面的柳师叔,他第一次惊恐地发现,原来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,那道心理的长城,就在对方充满慈爱的眼神和话语中微微地动摇了。

他不能原谅自己此刻的软弱,他也不相信这世上会有真心对他好的人。但无论如何,这个柳师叔赢得了他的好感,尽管他自己不愿承认。

关于柳鸿飞的身世遭遇,南宫傲是知道得很清楚的,甚至比柳鸿飞自己还要清楚得多。他也知道,对方为了师门的一份藏宝图,被逼无奈抛夫别子,亡命天涯二十多年。还有一点是柳鸿飞自己都不知道的,那就是,这份藏宝图是极乐堂掌门百阴子设计的一道障眼法,整个事件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至于其中的种种隐秘,就连南宫傲也不知道了。

“要不要告诉她真相?”南宫傲犹豫着。对于极乐堂的一切,他都怀着深深的憎恶,但是,“她已经离开二十多年了,而且,她也是个受害者……”他在心里为对方辩护,“何况,她方才教训北坛七星纯是为了替我抱不平,大丈夫岂有欠情不还的道理……”

这样自我欺骗着,他终于心安理得了。其实,他之所以决定帮助柳鸿飞,原因很简单,他是被对方那份真诚的关爱所感动了。只是,对于感情,他习惯了逃避。他要做一个真正冷酷无情的人。因为,他不敢相信在人间还能得到一份属于他的真情。在世人的眼睛里,他看到的只有轻贱和唾弃,再有,就是戏辱和玩弄。然而,在他的内心深处,他是那么强烈地渴望着一份真心的理解和关爱,只要有可能,他情愿一千次、一万次地以生命的代价去交换!但是,他没有勇气去奢望这些。这一切,只是源于埋藏在他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自卑。

终于,他不再犹豫了,“你那份藏宝图是假的。”

柳鸿飞一愣:“什么?”

南宫傲冷冷一笑:“你可真不像极乐堂的门徒!”

柳鸿飞如坠云雾,茫然望着南宫傲——那一双美丽的眼睛迷离而空

洞地向着远方,自语般淡淡道:“二十年前一场大爆炸,整个极乐堂灰飞烟灭,那些去寻宝的人也无一幸免,听说连百阴子都没能逃出来,你当时正在极乐堂,怎么没死?”

柳鸿飞终于明白,老老实实回答:“当时,那些寻宝的人包围了极乐堂总坛,我们寡不敌众,又逃生无门,那一场血战……”回忆起那血肉横飞的场景,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,“那时,玉麟还不足半岁,在我怀里吓得哇哇大哭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,想起自己违背门规私许玉明达,真是历尽艰难,直到生了玉麟,师父才不再追究,原以为苦日子可以从此熬出头,谁知一场浩劫,竟使得母子离散二十多年……

南宫傲一如既往漠然伫立,也不知听了还是没听。

一会儿,柳鸿飞的情绪平稳下来,接着道:“师父把藏宝图交给我,让我带着麟儿藏进地穴的夹壁墙。我苦求师父一起逃走,师父说什么也不肯……两天后,我从夹壁墙中走出来,眼前已是一片焦土……”

南宫傲并没有被柳鸿飞的情绪所感染,淡漠地问:“他怎么不走?”

“师父说,极乐堂是他用毕生的心血创建的,极乐堂被毁,他活着也没意思了。他让我设法找到阎师兄,共同开启宝藏,重建极乐堂。可自我逃出之后,便被那些寻仇和寻宝的人穷追不舍,亡命天涯,没一天安生过,哪里有机会完成师命?倒是阎师兄……”她停住了话头,突然想起,阎棘观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被这位南宫师侄给杀了。

南宫傲冷冷道:“你要给他报仇,尽管动手。”

柳鸿飞苦笑:“他如此下场,纯属咎由自取,极乐堂做这样缺德营生,也难怪会遭灭顶之灾。只是身为本门弟子,又负师父重托……”柳鸿飞叹了口气,没心情再说下去。“极乐堂”这三个字在江湖中委实臭名昭著,如此光复重任压在肩头,让她一想起来就烦。

南宫傲看看她,突然站起身。

柳鸿飞吓了一跳:“怎么了?”

南宫傲回头向白马看了一眼。那马立刻会意,奔过来,用头在他身上挨挨擦擦,十分亲热。

“你要走?”柳鸿飞吃惊地问。

南宫傲依旧目不旁视:“你不想赏鉴一下那著名的宝藏?”

“你要去寻宝?”

南宫傲跃上马背,向柳鸿飞微一摆头:“上来吧!”看柳鸿飞还在发呆,不由分说,袍袖轻舒将其身子卷起放在马上,那马不需吩咐,扬开四蹄,驮着二人绝尘而去。

第二章

到过京城的人,大概都曾听说“南贫北贱、东富西贵”这句俗语。声威显赫的平南王府,正处在这“贫”与“贵”的夹角——京城西南隅。

远离了都市的喧嚣,这座恢弘壮丽的园林别墅式王府,几乎有三分之二建在了城外。独占着春明湖北岸的大片地域,王府花园中的天镜湖与春明湖有一条狭窄的水道相连,若从空中俯瞰,两湖正好形成一个不规则的葫芦状,那面积稍小的就是天镜湖。

天镜湖西有一座并不高耸却颇形陡峭的小山,曰“灵翠”。山上奇花异树、飞瀑鸣泉,楼台栈道一应俱全。山顶一座七级宝塔,名“擎天”。塔名是平南王亲自起的,是否有意以此自况不得而知。

天镜湖水至灵翠山脚成一条小流自山阴环绕而过,抱山半周从西南侧转出汇入运河支流,整座平南王府就是围绕这一山一水建成的。

所谓“穷居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”,平南王府并没因地居偏远、离群索处而寂寞,相反,自这座王府建成,春明湖两岸由过去的杳无人烟骤然变为京城的风光名胜,不但王公权贵们的车驾常来常往,一些平头百姓、商贾艺人也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。更有些读书学子、游方隐士,爱上这一带环境幽雅,也来此结庐而居。久之,以春明湖为中心,便形成了一个五方杂处,三教九流荟萃的不城之城。这一发展,却是平南王在建府之初始料未及的。

清明早过,春明湖两岸仍可见三五成群的踏青的游人,湖面上大小船只往来络绎,其中运货商船最多,其次是游船,间或也可在南岸边见到几叶打鱼小舟。客船是最少见的,以京城为中心,道路四通八达,常人往来出入,走旱路比走水路方便得多。

在灵翠山半山腰的旷怡亭中,平南王玉明达与符王钟山正悠闲地对坐饮酒,一边隔栏欣赏着湖山春色。晓雾渐退,金色的晨光将这一片青山绿水点染得分外绚丽。

玉明达已年届五十,可看上去似乎只有三十多岁。高大的身材挺拔匀称,白皙英俊的脸庞依旧光润,丝毫看不出沧桑岁月流过的痕迹。一双漂亮的眼睛和微微翘起的唇角,总是带着些似笑非笑的嘲弄,有种独特的魅力。就是这种神情,使他永远都能在女人堆里大出风头,永远都不会缺少红颜知己。不知道的人,常会把这位平南王爷误认作风流放浪的纨绔子弟。风流是真的,放浪却未必。人常说“英雄难过美人关”,这句话搁在平南王身上绝对不合适,谁要想对他使用“美人计”,结果肯定是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玉明达在任何时候都是征服者。朝中文武百官,常常会在他那锐利的目光和令人心寒的威仪下噤若秋蝉。甚至那位年轻的皇帝,也对平南王礼让三分。

钟山看来比玉明达年长得多,总是笑眯眯的,让人感觉他是那么一个忠厚善良、和蔼可亲的老人家,在他面前,没有谁会小心藏起自己的秘密。所以,钟山知道很多秘密。他谨慎地收藏它们,决不给任何人分享,因此,谁都相信他是个可靠的朋友,他怀揣的秘密也就越来越多。

在座的除了两位王爷,还有平南王府中佳音馆的两位歌伎——妙音和银铃儿。两位美人儿不停地劝酒,玉明达不时地调笑几句,惹得妙音和银铃儿益发撒起娇来,钟山在一旁笑眯眯地欣赏着,却不插嘴招惹。

酒食过半,玉明达把两个不情愿的姑娘打发下了山,钟山望着二女的背影笑道:“真是天生尤物,贤弟是否有意将此二女纳为小妾?”

玉明达呷了一口酒,笑道:“如此招之即来,兴尽而散,岂不更好?倘若留在身边,成天争风吃醋、惹气拌嘴,有什么趣味?”

钟山“呵呵”地笑了:“难怪婷婷姑娘骂你薄幸无情,还说天下女子,谁若遇上平南王爷,那是前世不修,今生倒霉。”

玉明达眼里掠过一丝黯然,他想起了柳鸿飞,急忙换了话题,笑道:“静安兄怎么忽然有兴致去会仙楼逛逛?”

钟山笑道:“愚兄这把老骨头可比不得贤弟你,昨天礼部的杨胖子在会仙楼宴请奴尔干来使,力邀愚兄作陪,实在推辞不过,才去凑个热闹。对

了,他不是也请你了么?”说着,笑眼若不经意地在玉明达脸上转了一圈。

玉明达恍然想起:“哎呀,要不是贤兄提起我都忘了。昨天老杨打发人来的时候,正好小弟身体不适,所以未能出席,真是不巧。”

“原来如此,愚兄还以为贤弟是为了那桩新闻头痛呢!”钟山笑道。

“新闻?”

“怎么,原来贤弟还不知道?听说数天前江湖上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械斗,为的还是传说中的那个什么宝藏,好像此事还牵涉到一位极乐堂的女弟子。贤弟,该不会是柳娘娘吧?”

玉明达叹了口气:“柳妃离家出走,至今已有二十多年,始终音信杳然,也不知她是否尚在人世。静安兄若能探得蛛丝马迹,告知小弟,那可真要感激不尽了。”

钟山安慰地拍拍玉明达的肩头:“唉,又勾惹起贤弟的伤心事来,这是愚兄的不是了。其实呢,愚兄也知道,柳妃若在人世,那藏宝图的真本又岂会流落江湖?自然早就交到贤弟手中了。所谓‘得其宝可得天下’,以贤弟大才,岂非早已成了天下之主?”

玉明达敛容正色道:“静安兄取笑了,江湖传闻岂可轻信!当今圣上少年英慧,得此明君乃苍生社稷之福。我等为人臣者,只有鞠躬尽瘁辅佐圣上,为朝廷尽忠而已,岂可有非分之想!”

钟山连连点头:“正是,正是,愚兄玩笑得不对了。倘若世人都像贤弟这般明白,该省却多少是非恩怨。可惜,就有那么些糊涂虫,听说有人要去寻宝,便都尾随在后,结果寻到了一座藩王妃的陵墓里,为了争夺那些殉葬珍宝大打出手,不知死伤了多少江湖豪杰,凡去寻宝的各路人马无不伤亡惨重。最后才知,原来那陵墓和里面的宝贝都是假的,而那位女子却已无影无踪。这些寻宝的人险些又被困在墓中难以生还,几乎重蹈二十几年前极乐堂大爆炸的覆辙。”

玉明达半真半假地玩笑:“静安兄对此事知道得这么清楚,难道你也派人去寻宝了么?”

钟山大笑:“老朽这一把年纪了,什么福没享过,难道还稀罕什么宝藏不成?我只盼着我那两个不成器的犬子早点儿生下个一男半女,愚兄就还归故里,享那弄孙之乐去。”

玉明达也笑起来:“真到了那么一天,可要把小弟羨煞了。”

一艘小巧精致的画舫泊在春明湖心。驾船的是个须发如银的老者,此刻正蹲在船头抽旱烟。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,大概是他的孙女,在一旁